

魏大本的鹤壁山水诗

□郭长敏

近日我翻阅明、清《汤阴县志》，一位描写鹤壁山水名胜诗的古诗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就是明万历年间任汤阴知县的魏大本。

魏大本，字叔中，公元1597年生，卒年不详，汤阴县人。明万历二十五年，曾任汤阴县知县。始初，授济南府通判，后改宝庆府通判。时四川、贵州、河南先后用兵，魏大本被总制宣中，由于指挥有方，战斗节节胜利，立下大功，升任大同知府。其间，他治理边事，建立科条，廉洁奉公，本为有功，但因违背上司意图，被诬以他事，罢去官职。

魏大本为官清廉，体察民情，学识渊厚，博古能诗，德才兼备。任汤阴知县期间，除办好公务外，还注意了解辖地的自然环境、人文民俗，游览汤阴、鹤壁的山水、名胜、古迹，今有《汤阴古迹诗》、《汤阴人文》、《北征》、《湖南》诸集留世。

鹤壁历史上曾归汤阴县管辖，最难得的是，魏大本在今鹤壁境内就作诗多首。现能从明、清《汤阴县志》查到的有17首，其中写汤阴的10首，描写鹤壁山水、名胜古迹的7首，绝大部分为五言诗。多追忆、描写鹤壁的人物、事件、山水、名胜、古迹。诗作联想深远，构思新巧，词句优美，情真意浓，充满了对山水的热爱，更可贵的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牟山在今鹤壁市西部山区，淇水之阳，系太行山东麓余脉，海拔763.5米，《山海经》曰：“谷顶似牟，因以名焉”。《水经注》称“石尚山是也”。又名巫山、雾山、乌山，是鹤壁的标志性山峰。春秋时期，齐桓公在此建县，称中牟郡，后改中牟县。公元前425年，赵国从晋迁都于中牟（都城待考），公元前386年又迁至邯郸。《左传·鲁定公九年》载：“齐后伐晋夷仪，晋车千乘在中牟。”公元前382年齐、魏助攻攻赵，取赵之刚平、攻至中牟。公元前361年魏迁都大梁，魏以繁阳（今内黄西北）给赵，赵以中牟给魏交换。公元1511年（明正德六年）刘六率众起义，在牟山建立根据地。

由此可见，牟山不仅山势挺拔，在历史上还是军事战略要地。

有一年夏天，魏大本乘马车从汤阴县城来到牟山，登上绝顶后极目远眺，抚今思昔，诗兴大发，赋《题牟山》诗一首：“灵气钟三辅，名山曼拔群。芙蓉天半出，翠黛雨余分。邑废中牟址，天空巫峡云。西方时极目，坐卧挹清芬。”

这首诗描绘了牟山的秀色和灵气，远远望去，山脉绵长而拔萃，黛绿如出水芙蓉；天空云雾缭绕，尽显古都之灵气。诗句清新而流畅，俊丽而透逸，意远而深长，活似一幅生动逼真的牟山形胜图。

《龙岩寺》是魏大本到鹤壁游览拜佛后写的第二首诗。

龙岩寺又名青岩洞，在淇县城西北，位于太行山东侧半山绝壁上，下临淇水和天然太极图，山势奇险。青岩洞面阔3.4米，进深3.68米，高2.78米，穹窿顶。石壁中央有一佛像高1.1米，洞内四壁雕有630余尊小佛像，为北朝后期作品。1986年12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魏大本不畏路途之遥，爬山涉水之险，通过诗作述说了他到龙岩寺游览拜佛的所见所感，展示了明代佛教圣地隆重的法事活动。

他在《龙岩寺》诗中写道：“盘石东来路，山多石势巉。同人穿鸟道，礼佛上龙岩。法演黄金界，经藏碧玉函。下方流水静，聊为涤尘凡。”“下方流水静，聊为涤尘凡”为这首诗的“诗核”。

作为一个去拜佛的人，其目的不只是去拜佛、敬佛那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要做到心中有佛，用佛道来洗涤自己在人世间的污垢，净化自己的心灵。魏大本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县

之长，能想到洗涤“尘凡”这一点，从而视百姓如父母，清正廉洁，勤政为民，秉公执法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魏大本还有一首名为《柏尖山》的诗：“入山转苍翠，临水更出深。浪激蚕鱼追，潭澄龙物沉。风雷移古殿，松柏响空林。自昔饶灵异，频沾旱岁霖。”

虽然题目为《柏尖山》，但诗并不怎么从正面写柏尖山的巍峨壮观、陡峭险峻，而是从侧面写山周围的自然环境，让我们欣赏到了柏尖山依水耸立、浪激潭澄的优美景色；也让我们了解到“柏尖山”这块灵异之地，在旱岁之年，却得天独厚、频沾甘露，作者的欣喜之情，跃出纸外。

五岩山位于鹤壁市西北部十公里处，属苏门山系，也称苏门山。清《汤阴县志》云：“五岩山在县西四十里，山有五谷，东南一窟，孙登室也，即五岩洞。五谷，山之名由也。”

五岩山山势险要，风景静幽，古为道教圣地，辉县名士、西晋时期的著名学者孙登，不与专权的司马氏统治者合作，毅然北上太行，于此处掘洞隐居。唐代名医、药王孙思邈也曾隐居于此，炼丹撰书。

孙登，字公和，汲县人，晋代著名学者。他不仅在辉县苏门山兴办教育，授徒讲学，传播文化，留下无数绝唱，还为我国著名的、可与鹅湖书院、白鹿洞书院相提并论的太极书院的兴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也为鹤壁地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，当时在鹤壁一带很有影响力，鹤壁民间有很多关于他授教传徒、修仙成神的传说。五岩山上的明代碑刻就有关于他的记载；五岩山下的崔村沟葆光观内也曾立有他的塑像。

当年，魏大本游览了五岩山，拜谒了孙登像，激情之下赋诗两首。

他在《五岩洞》诗中曰：“税驾寻仙迹，山腰细路回。云深闻犬吠，洞僻倩僧陪。牧鹤传幽事，医龙属浪猜。苏门南望回，稽阮为谁来。”

诗里，作者除了讲他攀沿羊肠小道，上山寻找仙迹的所历外，还讲了三个典故：一是卫懿公养鹤成癖，葬送卫国的故事；二是孙登曾给龙医治背疮的传说；三是西晋时同属“竹林七贤”的嵇康、阮籍，受魏文王司马昭委派，到五岩山来看望孙登的典故。

卫懿公养鹤成癖，葬送卫国的故事史书有载；孙登给龙医治背疮的传说可能有误，此应为大唐名医孙思邈的轶事，属张冠李戴。“稽阮为谁来”也可在史料中可以查到。晋泰如十年（公元274年），孙登与司马氏不和，北上太行，于五岩山掘洞隐居。素日，除了吹长箫外，还经常抚一弦琴，与人不语不应。魏文王司马昭听说后，派阮籍来看他，见其抱腿坐在岩石的边上。阮籍与他说话，孙终不答。后来，嵇康又来看他，并同他住了三年。孙仍不说话，嵇康每每叹息。嵇康临走前三再问他：“先生竟没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孙终于开口：“你知道火吗？有火才会生光。如果有光不用，还要光干什么？一个人有才，而不用其才，要才干什么？你有才，但看问题的眼光不行。你对今世司马昭之流阴谋篡位、专权的面目没有看清。”嵇康无言以对。这段话在《晋语·隐逸》中有记载。

以上三件事，在魏大本的《五岩洞》诗中只是提了一下，没有过多评说。

《葆光观》是魏大本在第一时间写的另一首诗：“人道悟重玄，栖真小洞天。还丹应有候，冲举是何年？万鹤翔林麓，千人拜野田。我来明月下，恍见羽衣翩。”

葆光观位于今鹤壁家乡崔村沟村，元泰定年间（公元1324年）建，占地三十余亩，内有大殿、配房、古戏楼，山门南开。相人李志方慕孙登之为人，弃家修炼于五岩山，号称重玄子，尝设醮葆光观，捐款义建。当年这里的村民多半以制缸、制盆为业，商业十分发达，热闹非凡。葆光观每年都有几次庙会，有会必有戏，看戏的、烧香的、拜佛的把庙院内外挤得水泄不通，便出现了诗句里所说的“千人拜野田”的场面。

“万鹤翔林麓”则讲的是“万鹤台”之事。远古时期，这里气候温暖，树木葱茏，水草繁茂，是万鹤翔绕之地，鹤因“双鹤栖于南山之峭壁”而得名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万鹤台今遗址尚存。

淇河是一条古老而美丽的河，《诗经》305首，其中描写淇河及淇河流域风土人情的诗共有39篇，从不同侧面，描写、赞美了淇河的清流澄澈、烟波浩淼、绿竹猗猗、风光秀丽。魏大本在汤阴任上时曾到过淇河，笔者见到他直接描写淇河的诗有两首：一叫《淇水》，另一首叫《淇泉绿竹》。

《淇水》诗云：“隆虑山下水，冲突七盘隅。涧道东南注，滩声日夜呼。蛟龙潜洞壑，鹤鹤老江湖。绿竹千竿种，临流想卫都。”

这首诗不难理解：淇水流自林县的隆虑山下，奔涌呼啸，曲曲折折，浩浩荡荡，流向东南；这里蛟龙潜伏，鹤鹤成群，竹林绿翠，每每临视，无不让人想起当年卫国都城朝歌里的那些历史烟云。作者并没有单纯地写他的所见所闻，而是在字里行间由衷地赞美了淇河的美丽和壮观，对淇河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。

另一首《淇泉绿竹》诗是这样写的：“时逢逐水之晚舟，遥映淇泉之绿竹。落日带烟生碧雾，断霞映水散红光。”可以想见，作者是傍晚时分赶到淇河岸边的，时逢河中的小船击水晚归。远远地望见轻舟逐水，淇泉绿竹，落日碧雾，映水红霞，这是一幅多么精美的“晚舟回归图”呀！真可谓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上乘佳作也。

魏大本写鹤壁山水诗多首，我在这里不过多地介绍其写作背景，因为我对他的生平事迹缺乏更多的了解，也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。我只是想指出他在历史上对鹤壁地方文化作出了贡献，给我们淇河儿女留下了一笔价值不菲的精神财富，就这一点而言，他还是值得我们追思和纪念的。

